

新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下

● 朱文华 许道明 主编
● 复旦大学出版社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新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下

朱文华 许道明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杜荣根
责任校对 马金宝 陆宏光

新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全三卷)

朱文华 许道明 编

出 版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国权路 579 号 邮政编码 200433)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55.75
字 数 1416,000
版 次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书 号 ISBN7-309-01702-1/I·126
定 价 66.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三卷 (1937—1949)

囚绿记	陆 蠡	(1)
碧血花(存目)	阿 英	(5)
夜上海(存目)	于 伶	(6)
雨街小景	柯 灵	(7)
说笋之类	王任叔	(11)
果园城	芦 焚	(16)
影痕	周木斋	(27)
秋海棠(存目)	秦瘦鸥	(29)
金锁记(存目)	张爱玲	(30)
我看苏青	张爱玲	(32)
先生妈	吴浊流	(47)
弄假成真(存目)	杨 绛	(59)
围城(存目)	钱钟书	(60)
柳湖侠隐(存目)	还珠楼主	(62)

海艳(存目)	无名氏	(64)
华威先生	张天翼	(66)
差半车麦秸	姚雪垠	(74)
兽宴	王西彦	(87)
灯笼哨	碧野	(112)
在其香居茶馆里	沙汀	(128)
淘金记(存目)	沙汀	(143)
腐蚀(存目)	茅盾	(145)
四世同堂(存目)	老舍	(146)
风萧萧(存目)	徐訏	(148)
爱尔克的灯光	巴金	(150)
第四病室(存目)	巴金	(155)
寒夜(存目)	巴金	(156)
虾球传(存目)	黄谷柳	(157)
石青嫂子	艾芜	(159)
邂逅	汪曾祺	(178)
我用残损的手掌	戴望舒	(189)
十四行集(选录)	冯至	(191)
射虎者及其家族(存目)	力扬	(194)
向日葵	王亚平	(195)
马凡陀山歌(选录)	袁水拍	(197)
雅舍	梁实秋	(200)
衣裳	梁实秋	(204)
伦敦——血红的九月	萧乾	(208)
邻居	靳以	(216)
士有三态	廖沫沙	(228)
白门秋柳	黄裳	(231)

闲·····	王 力	(240)
回首可怜歌舞地·····	徐 迟	(243)
野玫瑰(存目)·····	陈 铨	(257)
屈原(存目)·····	郭沫若	(259)
虎符(存目)·····	郭沫若	(261)
天国春秋(存目)·····	阳翰笙	(262)
结婚进行曲(存目)·····	陈白尘	(264)
升官图(存目)·····	陈白尘	(265)
风雪夜归人(存目)·····	吴祖光	(266)
丽人行(存目)·····	田 汉	(268)
群猴·····	宋之的	(269)
为祖国而歌·····	胡 风	(285)
向罗曼·罗兰致敬·····	胡 风	(289)
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	丘东平	(293)
友军的营长·····	丘东平	(322)
给战斗者·····	田 间	(326)
假如我们不去打仗·····	田 间	(327)
北方·····	艾 青	(328)
我爱这土地·····	艾 青	(333)
斜交遭遇战·····	阿 垅	(335)
我的路·····	曹 白	(345)
何绍德被捕了·····	路 翎	(352)
饥饿的郭素娥(存目)·····	路 翎	(371)
财主底儿女们(存目)·····	路 翎	(373)
信仰·····	绿 原	(375)
泥土·····	鲁 藜	(377)
科尔沁旗草原(存目)·····	端木蕻良	(378)

风陵渡·····	端木蕻良	(379)
北运河上(存目)·····	李辉英	(396)
牺牲·····	白朗	(397)
呼兰河传(存目)·····	萧红	(413)
专员夫人·····	罗烽	(414)
海的彼岸·····	舒群	(423)
北望园的春天·····	骆宾基	(430)
巨像·····	聂绀弩	(454)
替陶渊明说话·····	宋云彬	(459)
秋的感怀·····	孟超	(464)
隋那以后·····	秦似	(468)
诗八章·····	穆旦	(471)
井·····	杜运燮	(476)
锤炼·····	陈敬容	(478)
RENOIR 的《少女画像》·····	郑敏	(480)
风景·····	辛笛	(482)
暴风骤雨(存目)·····	周立波	(484)
黄河颂·····	光未然	(485)
夜·····	丁玲	(488)
我在霞村的时候·····	丁玲	(496)
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	何其芳	(515)
野百合花·····	王实味	(517)
姑娘·····	陈辉	(525)
小二黑结婚·····	赵树理	(527)
田寡妇看瓜·····	赵树理	(542)
新儿女英雄传(存目)·····	孔厥、袁静	(544)
诺尔曼·白求恩断片(存目)·····	周而复	(545)

高干大(存目)·····	欧阳山	(546)
白毛女(存目)·····	贺敬之、丁毅等	(547)
荷花淀·····	孙犁	(548)
“帅府”巡礼·····	孙犁	(556)
吕梁英雄传(存目)·····	马烽、西戎	(559)
村仇(存目)·····	马烽	(560)
王贵与李香香(存目)·····	李季	(561)
我的两家房东·····	康濯	(562)
过同蒲路·····	陈学昭	(582)
原动力(存目)·····	草明	(587)
漳河水(存目)·····	阮章竞	(588)

囚 绿 记

陆 蠡

这是去年夏间的事情。

我住在北平的一家公寓里。我占据着高广不过一丈的小房间，砖铺的潮湿的地面，纸糊的墙壁和天花板，两扇木格子嵌玻璃的窗，窗上有很灵巧的纸卷帘，这在南方是少见的。

窗是朝东的。北方的夏季天亮得快，早晨五点钟左右太阳便照进我的小屋，把可畏的光线射个满室，直到十一点半才退出，令人感到炎热。这公寓里还有几间空房子，我原有选择的自由的，但我终于选定了这朝东房间，我怀着喜悦而满足的心情占有它，那是有一个小小理由。

这房间靠南的墙壁上，有一个小圆窗，直径一尺左右。窗是圆的，却嵌着一块六角形的玻璃，并且左下角是打碎了，留下一个大孔隙，手可以随意伸进伸出。圆窗外面长着常春藤。当太阳照过它繁密的枝叶，透到我房里来的时候，便有一片绿影。我便是欢喜这片绿影才选定这房间的。当公寓里的伙计替我提了随身小提箱，领我到这房间来的时候，我瞥见这绿影，感觉到一种喜悦，便毫不犹豫地决定下来，这样了截爽直使公寓里伙计都惊奇了。

绿色是多宝贵的啊！它是生命，它是希望，它是慰安，它是快乐。我怀念着绿色把我的心等焦了。我欢喜看水白，我欢喜看草绿。我疲累于灰暗的都市的天空，和黄漠的平原，我怀念着绿色，如同涸辙的鱼盼等着雨水！我急不暇择的心情即使一枝之绿也视同至

宝。当我在这小房中安顿下来，我移徙小台子到圆窗下，让我的面朝墙壁和小窗。门虽是常开着，可没人来打扰我，因为在这古城中我是孤独而陌生。但我并不感到孤独。我忘记了困倦的旅程和已往的许多不快的记忆。我望着这小圆洞，绿叶和我对话。我了解自然无声的语言，正如它了解我的语言一样。

我快活地坐在我的窗前。度过了一个月，两个月，我留恋于这片绿色。我开始了解渡越沙漠者望见绿洲的欢喜，我开始了解航海的冒险家望见海面飘来花草的茎叶的欢喜。人是在自然中生长的，绿是自然的颜色。

我天天望着窗口常春藤的生长。看它怎样伸开柔软的卷须，攀住一根缘引它的绳索，或一茎枯枝；看它怎样舒开折叠着的嫩叶，渐渐变青，渐渐变老，我细细观赏它纤细的脉络，嫩芽，我以揠苗助长的心情，巴不得它长得快，长得茂绿。下雨的时候，我爱它淅沥的声音，婆娑的摆舞。

忽然有一种自私的念头触动了我。我从破碎的窗口伸出手去，把两枝浆液丰富的柔条牵进我的屋子里来，教它伸长到我的书案上，让绿色和我更接近，更亲密。我拿绿色来装饰我这简陋的房间，装饰我过于抑郁的心情。我要借绿色来比喻葱茏的爱和幸福，我要借绿色来比喻猗郁的年华。我囚住这绿色如同幽囚一只小鸟，要它为我作无声的歌唱。

绿的枝条悬垂在我的案前了。它依旧伸长，依旧攀缘，依旧舒放，并且比在外边长得更快。我好像发现了一种“生的欢喜”，超过了任何种的喜悦。从前我有个时候，住在乡间的一所草屋里，地面是新铺的泥土，未除净的草根在我的床下茁出嫩绿的芽苗，蕈菌在地角上生长，我不忍加以剪除。后来一个友人一边说一边笑，替我拔去这些野草，我心里还引为可惜，倒怪他多事似的。

可是每天早晨，我起来观看这被幽囚的“绿友”时，它的尖端总朝着窗外的方向。甚至于一枝细叶，一茎卷须，都朝原来的方向。植

物是多固执啊！它不了解我对它的爱抚，我对它的善意。我为了这永远向着阳光生长的植物不快，因为它损害了我的自尊心。可是我囚系住它，仍旧让柔弱的枝叶垂在我的案前。

它渐渐失去了青苍的颜色，变成柔绿，变成嫩黄；枝条变成细瘦，变成娇弱，好像病了的孩子。我渐渐不能原谅我自己的过失，把天空底下的植物移锁到暗黑的室内；我渐渐为这病损的枝叶可怜，虽则我恼怒它的固执，无亲热，我仍旧不放走它。魔念在我心中生长了。

我原是打算七月尾就回南去的。我计算着我的归期，计算这“绿囚”出牢的日子。在我离开的时候，便是它恢复自由的时候。

芦沟桥事件发生了。担心我的朋友电催我赶速南归。我不得不变更我的计划；在七月中旬，不能再留连于烽烟四逼中的旧都，火车已经断了数天，我每日须得留心开车的消息。终于在一天早晨候到了。临行时我珍重地开释了这永不屈服于黑暗的囚人。我把瘦黄的枝叶放在原来的位置上，向它致诚意的祝福，愿它繁茂苍绿。

离开北平一年了。我怀念着我的圆窗和绿友。有一天，得重和它们见面的时候，会和我面生么？

【提示】

陆蠡(1908—1942)，原名圣泉，浙江天台人。长期从事进步文学编辑活动，多有译作，也擅长散文创作，主要散文集有《海星》、《竹刀》和《囚绿记》等。

本文写于1938年秋，后收入1940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同名散文集。

本文藉着常青藤思考着人的生命意义，在抗战时期触及这一古老的生活命题，题旨上表明了作者对于当时日本侵略者暴行的愤怒与憎恶，而具体的艺术表现却显示了大家手笔：全篇的素朴的

文字使他不事夸饰，淡淡地写来，即便在发抒最激越的时代情绪时，依旧用他一贯的清丽。从“恋绿”到“囚绿”再到最后的无法排解的“念绿”，整饬的结构使款款的语调越发显得流畅。象征的手法大抵保证了全文具备了浓郁的抒情功能，从生活实感中提取人生经验以至于对现实的思考。刘西渭说：“他不放纵他的感情，他蕴藉力量于创新”，由此形成了“感情厚实、蕴藉有力，文字格外凝重不浮”的风格，《《陆蠡的散文》》实为精当的评语。

碧血花(存目)

阿 英

【提示】

阿英(1900—1977),原名钱杏邨,钱德富,主要笔名还有魏如晦等,安徽芜湖人。20年代末开始革命文学活动,曾发起组织“太阳社”,30年代曾参与“左联”领导工作,抗战前期坚持在“孤岛”,1941年赴苏北解放区。一生著述甚丰,尤多剧作,代表作有《春风秋雨》、《群莺乱飞》、《海国英雄》和《不夜城》等。

《碧血花》,三幕话剧,1939年写于“孤岛”,即公演,演出剧名曾改为《明末遗恨》或《葛嫩娘》,剧本同年由上海国民书店出版。

这出历史剧歌颂的是秦淮名妓葛嫩娘英勇抗清、被俘后喷血骂贼从容就义的事迹。在剧本创作与演出的那个特殊的年代和政治地域,其主题思想的影射性自然十分鲜明,事实上观众(读者)当时所看重的也主要是其政治上的价值意义。这或许是戏剧艺术形式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因为人们对宣传意味的诗歌小说不屑一顾,但大都会对含有某种影射色彩的历史剧产生思想共鸣。

作品是悲剧性质的,其对悲剧艺术气氛的渲染相当成功,与之相适应,作品主人公的个性特征,也具有悲壮的美。上述艺术成就的取得,除了剧作者具有戏剧艺术才华之外,还在于剧作者本身是一位对南明史有深入研究的学者,因而能够对作品中那些站在现实的立场上观照历史的场景,细节,尽可能地注入与现实性相联系的历史感,而这种历史感越是深沉,也就越能烘托出悲剧气氛。

夜上海(存目)

于 伶

【提示】

于伶(1907—),原名任锡圭,字禹成,主要笔名还有尤兢,江苏宜兴人。30年代初在北平,上海从事左翼文艺活动,抗战期间先后活动在“孤岛”和大后方。擅长戏剧创作,主要作品有《浮尸》、《女子公寓》、《花溅泪》和《长夜行》等。

《夜上海》,五幕剧,1939年写于“孤岛”,同年公演,剧本由上海剧场艺术社出版,后还被改编拍摄成电影。

该剧的每一幕都拟有标题,五幕标题完整地揭示了全剧的主旨,作者自称该剧是一曲“国民孤情迸出的夜的上海之讴歌”。(《夜上海·小序》)全剧格调清新,语言隽永,人物关系真切,亦富有抒情色彩,表明了剧作者的创作水平的提高,即能够“真实地从‘浅俗’的材料中去提炼惊心动魄的气势”,从而形成了“诗与俗”的化合的独特风格。(夏衍:《于伶小论》)但夏衍同时又指出该剧在结构上的松散等不足,原因可能“一方面为了迎合上海这特殊的环境,而另一方面又不能抑制对于恶的谩骂和对于笔墨之游戏的适例”。顺便说,关于后一点,不仅是于伶的《夜上海》,整个抗战时期的进步剧作也大都如此,因而这乃是一种时代性的艺术现象。

雨街小景

柯 灵

雨，悒郁而又固执地倾泻着。那淙淙的细语正编织着一种幻境，使人想起辽阔的江村。小楼一角，雨声正酣，从窗外望去，朦朦胧胧，有如张着纱幕。远山巛水墨画似地逐渐融化，终于跟雨云融合作一处。我又记起故乡的乌篷船，夜雨渐渐地敲着竹篷，船头水声汨汨。——可是一睁眼我却看见了灰色的壁，灰色的窗，连梦的翅膀也无从回翔的斗室。我独自阑珊地笑了。

谁家的无线电，正在寂寞中起劲地唱着。——像是揶揄，或者说讽刺。

虽然下着雨，气压低得像帘幕低垂。黄梅季特有的感觉，仿佛一个触着蛛网的飞虫，身心都紧贴在那粘性的丝缕上。推开半闭的窗，雨丝就悄悄地飞进来，扑到脸上，送来一点并不愉快的凉意。

蚁群排着不很整齐的阵列，在窗下墙上斜斜地画了一条黑线，从容地爬行着，玲珑的触角频频摇动，探索着前面的路。这可怜的远征的队伍，是为了一星半粒的食粮，或是地下的巢穴也为淫雨所浸没了？刚爬到窗棂上，却被一片小小的积水所阻，彷徨一阵，行列便折向下面，成了一个犄角。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雨脚忽然收了。厚重的云堆慢慢移动，漏出一角石膏的天，有一片炙人的阳光洒下。是羞于照临这个不洁的都市吗？有如一个娇怯的姑娘，刚探出头就又下了窗帘。于是留下了阴暗——仿佛比先前更浓的阴暗。且多了一种湿腻的懊热，使人

烦躁。

雨又急骤地落下，忽然又停了。

傍晚倚窗。新晴的天，西边红得出奇，仿佛要补足过去的灰暗。我记起乡间老农的传说：这是“大水红”，预告着水灾的。我乃不禁有陆沉之忧了。

满地积水，将一条街化装成一道河，只是中间浮着狭窄的河床。这虽是江南，而我们所缺少的正是一滴足以润泽灵魂的甘泉，有如置身戈壁。眼前的一片汪洋，许多孩子所喜爱，他们跳着双脚，撩起裤管，正涉着水往来嬉谑。

公共汽车如大鲸鱼，洄过时卷起一带白浪，纷飞着珠沫，且有清澈可听的激响的水声，孩子们的哄笑送它逐渐远去。黄包车渡船似地来往，载渡着一些为衣冠所束缚而不愿意裸出脚来的人们；而一边却另有一群苦力，身体倾斜，用他们酱色的臂膀，在推动着一辆为积滞所困的雪亮的病车，这意外的出卖劳力的机会！

一个赤膊者伫立在行人道边，用风景欣赏家似的姿态静静地看着这奇异的水景，看了一阵，就解下颈上乌黑的白毛巾，蹲在水里洗起脸来。另一个少年却用双手掬起水来喝着，人世间的一切，对他们仿佛都是恩惠。

一种不经见的情境逗引着我的兴味，而早上从新闻上得到的印象却织接成连续的画面，从水里浮起，清清楚楚的显印在我的眼前了。——那是一个关于雨的故事。或者说是悲剧。一个17岁的少年。战争夺去了亲人，留着他孤单的一个，开始流浪生活。他辗转飘泊到这五百万人口的城市，做着糖果贩卖者。可是生活程度跟着季候的热度飞升，几天的淫雨又困阻着谋生的路，仅有的本钱经不住几天坐吃，空空的双手，空空的肚子，生计幻成一个巨大的恐怖的黑影。在崎岖多歧的人生路上，他选取了最难走然而最近便的一条，一脚越过了生的王国，跨进了死的门阈。

年轻的灵魂淹没在一片水里。——生命的怯弱呢，雨的残酷呢？……

晚间，有撩人的月色。云鳞在蓝空上堆出疏落有致的图案。

积水似乎浅一点了，人行道上已经可以行人，只偶有汽车从水中驰过，还受着浪花的侵蚀。

从未有过的宁静。风无声地吹起一街涟漪，迎着月光闪耀着银色，远处的微波摇动街灯的倒影。是这样奇异的、幻觉的水国风景，缺少的只是几只画舫，一串歌声了。

转过街角，我解放了几日来拘羁的脚步。

很少行路人，除了我当前的两个：一个挟着蓝花布的破棉被，一个拿了席子跟扫帚。是找寻什么的？他们低着头一边走一边就四处察看，沉默如同一块顽石镇在他们身上。到一处比较干燥的地方，他们停步了，一个用扫帚轻轻扫了几下，就在地上摊开了卷着的席子；另一个也就铺上棉被。

“今晚还露宿吗？”我不禁吐露了我的疑问。

“唔，在屋子里就得饲臭虫。”拿扫帚的咒诅似地说。

我看了他一眼，是胡桃似的多皱而贫血的脸。天上的云在厚起来，月亮一时隐没在云里了。我低低地说了一句，近乎自语，哀怜的，却又仿佛有点恶意似的，“天恐怕要下雨。”

他自始至终连正视也没有给我一个。“下了雨再进屋里去吧。”咕噜着算是回答，身体却已经在潮湿的地上倒了下去。

“要生病的。”可是我没有勇气再开口了。病对于他们算什么呢？

我这才看见，不远处早有一个露宿者在做着好梦。连席子也没有，垫着的是几张报纸，已经完全湿透了，入梦的该是一身稀有的清凉吧？再走过几步，一家商店的门前又躺着四五个，蜷缩着挤作一堆。——上面有遮阳，下面是石阶，那的确是燥爽的高原地带。